

漢書門類			
二	一	三	六
〇	三	九	三
號	函	架	冊
五	八	五	冊

內閣文庫			
三	二	六	漢
〇	五	〇	書
號	函	架	冊
二	八	五	冊
一	五	三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5 (208)
函號	369 108

共五十六



禮記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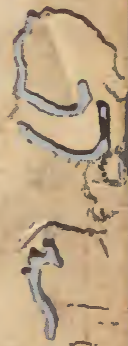
六之八

禮記集說卷第六

客若降等執食與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
祭食祭所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然後辭
殺主人未辭客不虛口

鄭氏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延道也
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主人所
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殺徧祭謂載炙膾
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湑醬不祭也延
客先食載後食殺殺尊也凡食殺辭於肩食肩則飽客不
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醕也客自敵以上其醕不待主人
飽主人不先飽也

孔氏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為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捉
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



飯為食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食也延客祭者君子得食則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序次序也次序徧匝祭之也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哉案公食大夫禮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哉蓋以哉為加客三飧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飧竟不云延客食哉與此異也食哉竟後乃始辯殺辯匝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飽故食殺得匝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殺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故鄭云辯於肩則飽也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潔清為義用酒曰醕醕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殺已匝不得輒醕蓋主人

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之也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賓不得用醕但以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醕也

藍田呂氏曰降等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與辭而不下堂大夫於君其辭也必下堂君辭而後升公食大夫禮賓左擁篋梁右執酒以降公辭賓坐奠于階西對坐取之升反奠于其所是也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敬乎神明者未嘗斯須忘也神無方不在則未嘗有所聞也故飲食必祭所以祭者莫適祭也祭其神也莫適祭則吾之敬心無時而不存也延客祭者客卑於主人客不敢先必延之而後祭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以祭是也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則後祭之亦所以敬主人也殺謂骨體如特牲少牢尸飯舉幹舉骼舉骨皆振祭是謂徧祭既

食哉則徧食之所謂禘殺也徧食如尸齊之是也先儒以此殺為膾炙膾炙禮謂之庶羞非殺也所謂徧祭者謂徧舉骨體而祭也哉加豆也客既三飯主人延客食加所以盡其勤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亦謂降等之客必俟主人徧食殺哉乃敢卒食而酌蓋有所待也

臨川王氏曰主人延客祭先王制禮無非教也無終食之間違仁者其祭之謂乎

長樂陳氏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爇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況飲食之間哉

馬氏曰飲食唯魚腊醬醢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殺莫不徧祭也飲禮三爵而退食禮三飯而止者不盡人之歡

非專為飲食之義也故三飯主人延客食哉然後禘殺蓋主人之加禮則義不可辭也

廬陵胡氏曰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則祭之後者不祭若殺之序則徧祭徧皆也公食之禮雖設酒為優賓不得用醢故鄭註彼云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知其醢耶愚謂若主人食殺未徧客不虛口耳非醢也

王氏曰殺之序徧祭之則自殺之外蓋有不祭者如魚腊醬醢非食之盛可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聽命於主人食至則必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哉則不敢先嘗殺之徧不敢先飽若敵客則不然矣雖然禮無惡乎過厚賓主既設其勢必有所先以敵者而施是禮焉其誰曰不可而況賓主燕食之間恩意相接客之謙惟恐先乎主人而主

入之厚於客惟恐有所不足也雍容揖遜愛敬有餘較之公食大夫之禮尊卑不至截然蓋得禮之中者也孰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鄭氏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以其禮於己不隆

孔氏曰向是自為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橫渠張氏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己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非為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貳不辭同義

藍田呂氏曰凡稱侍者少賤之於長者毋敢視賓客也若

執弟子職而侍之侍飲侍食侍坐皆然以賓主之義不全故無執食與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略申賓主之敬而親饋之則拜之而已若不親饋則主人之敬不足亦不必拜也

王氏曰禮於施報之義貴適中而已主人親饋而客不拜以荅之固無是理主人不親饋而客或拜焉是為佞者也是愧主人而使之不自安也既以失己又以失人知禮者為之乎故聖人謹之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歃毋啗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噉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歃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歃醢主人辭以甕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無嘍炙

鄭氏曰不飽謙也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澤手謂汗手不

潔也澤謂撻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放飯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流歆大歆嫌欲疾也咤嫌薄之齧為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為己歷口人所穢也投骨為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嚙為不嚼菜絮為詳於味絮猶調也刺為其弄口也口容止歆醢亦嫌詳於味也歆者為其淡故決斷也乾肉堅宜用手嚼炙為其貪食甚也嘍謂一舉盡嚙特牲少牢齶之加于俎孔氏曰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為飽也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撻莎手乃食恐為人所穢也取飯作搏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手就器中取飯若黏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於筐無筐棄於會會謂簋蓋也流歆謂開口大歆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似嫌主人之食齧骨一

則有聲二則嫌食無肉三則以齧骨可憎也魚肉與人同器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置於所俎固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飯熟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為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故少牢廩人漑匕註云匕所以匕黍稷也羹有菜當挾嚼若含而歆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且傷廉也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主人食味惡也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弄之為不敬醢肉醬也醬宜鹹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以家不能亨煮故味不調適也寔無禮也客失禮而歆醢則主人亦謝之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歆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濡濕也軟則可以齒決乾肉腊屬也火灼曰炙炙肉濡若食炙先當以齒齶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嘍

橫渠張氏曰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母固獲謂飲食在俎豆越品爭力取而食之嫌其貪也

藍田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也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己厚人而薄己則不爭矣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澤人將惡之而難言也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飲食而無容也孟子曰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母吃食當食叱咤惡無容也母投與狗骨惡以人食而食獸也母固獲惡必得也母揚飯惡欲速也母飯黍以箸惡用非所宜也母刺齒取齒間之餘也母絮羹絮讀如漂絮之絮玩之而不食必調飪失其節故主人辭不能亨也醢之味厚非可歡而歡之則味薄可知故主人辭以窶

廣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在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禮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惡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敬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麗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故夫起居飲食之間而為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古之制禮者禮與食相懸而為重輕故曰禮與食孰重孟子曰禮重惟其有禮而食也則有肉乾人饑而不食者矣惟其無禮而食也則有紕兄之臂而奪之食者矣惟其肉乾人饑而不食而後其人可使饑餓而不可使之犯非禮可使蹈患難而不可使之犯非義若此者治與安之所從生也紕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凡可以得食者無不為而凡可以取利者無不敢也亂與亡之所從出也去亂而即治去亡而即安則夫禮之施

於飲食之際者其可後乎

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鄭氏曰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

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

孔氏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向候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

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

也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齊醬菹通名耳此是卑者侍食

之禮敵者則否

藍田呂氏曰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此與客降等執食

興辭之義同敵者則不親徹也凡此容止之節疑若繁縟

而難行然大人成德動容周旋中禮則於斯也不待學而

自中若夫學者將學於禮必先從事於節文之間安於是

而不憚煩則其德為庶幾矣茲禮文之所以不可簡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

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鄭氏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少者不敢先尊者

飲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

孔氏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長者賜

酒進至侍飲者前則起而拜受於尊所謂陳尊之所

貴賤不同諸侯燕禮設尊在東楹之西尊面有鼻鼻向君

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

戶之間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此當是燕禮燕禮

無此語文不具耳近尊鄉長者故往於尊所向長者而拜

長者辭少者之起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酒也舉猶

飲也須俟長者盡爵而後少者乃得飲也然士相見及玉

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二文皆先君卒爵者謂私燕之禮此據燕飲正禮故不同也

臨川王氏曰拜受于尊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耳不然則已煩矣

藍田呂氏曰侍飲之禮與侍食同因燕閒而飲食非賓主之正禮也古之飲酒貴賤少長無不及也鄉飲酒之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亦長者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于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為獻主故君不親酌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猶燕禮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也然士相見禮及玉藻與燕禮異者恐侍飲於長者偶與燕禮同而與侍飲於君異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尊所以尊其惠之所自出故也賜爵者必面於尊所所以專惠於己受爵者必拜於尊所所以歸惠於上也

王氏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酒之際尤人情之所易縱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一飲之頃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彼其瀆尊犯分之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鄭氏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

孔氏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穉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故不敢也

藍田呂氏曰辭遜之節行於賓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

敢視賓客所謂不敢辭者義所可受不敢以辭之也有一辭有再辭有三辭各稱其事也孟子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以是為不恭故弗卻若夫義不當受雖尊者之賜亦辭如子思辭魯繆公之鼎肉孟子辭齊之兼金百鎰是也

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漑者不寫其餘皆寫

鄭氏曰懷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漑謂陶梓之器不漑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己器中而食之重汗辱君之器也勸侑曰御

孔氏曰君食竟以食殘餘物賜御者器可漑漑不畏汗則不須倒寫如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杆之屬並可漑潔仍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漑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漑之器如織萑葦織竹為筐筥不可漑漑不倒寫之則浸汗其器是壞尊者物也

藍田呂氏曰二者皆廣敬也果核當棄重君賜故懷之而不棄也御食侍食也如內則父沒母存冢子御食是也永嘉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山陰陸氏曰變侍言御御以卑御尊侍侍之而已陳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御也非侍也

廬陵胡氏曰寫謂傾於別器
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鄭氏曰食人之餘曰餽餽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

則祭盛之

孔氏曰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饌之餘，皆云餽。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熊氏曰：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仕，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餽其餘。夫餽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藍田呂氏曰：餽者，食餘之名。尸謂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食祭之餘也。父母在朝夕常食，子婦佐餽。食人之餘也。皮弁以旦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莫食朝之餘也。祭食者，祭其所未嘗食者，以示敬也。餽者，食之餘，祭之則不敬，故不祭也。雖然，所以不祭者，唯父之於子，夫之於妻而已。若尊者，則餽餘亦祭也。如特牲饋食，餽者祭，舉祭鉶。

是也。子與妻有餽，致於父與夫者，蓋祭祀之餘也。祭祀有子與妻尸之而已，不與者，故有餽，以致之也。齊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餽我也。此妻之祭而夫食其餽也。晉驪姬謂太子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此子之祭而父食其餽也。

嚴陵方氏曰：餽則指其人，餘則指其物。新安朱氏曰：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腥，則非餽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餽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薦先祖。雖妻子至卑，亦不可祭也。

永嘉戴氏曰：夫食必祭，示有先也。使餽餘而悉祭，是以其餘為祭也。毋乃不虔乎？父餽子餘，夫餽妻餘，尊卑之序紊矣。意者餽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義不相屬乎？父

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鄭氏曰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殺膳也辭之為長者嫌偶坐盛饌不為己

孔氏曰御謂侍也侍者雖獲殺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為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偶媿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己往媿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己設故不辭之一云偶二也若惟獨有己主人設饌己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己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己也黃氏曰主人有尊客因召己媿偶雖有盛饌懼妨尊客己不敢辭退待尊者辭之可也故云偶坐不辭若從疏義之說食人之食而不為己有傷仁義而違禮教知不為己則寧如避席不食哉 餘義

藍田呂氏曰御同於長者侍於長者也偶坐者因彼有賓也辭遜行之美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其義不當其物則其美者適所以為病歟
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辭之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子貢主伯高之喪孔子語之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弗拜也與此同義

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

鄭氏曰挾猶箸也

孔氏曰有菜謂鉶羹無菜謂大羹湑也直歡之而已其有肉調者大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藍田呂氏曰事之細者猶各求其所宜則先王之謹於禮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教之如此可謂至矣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中以絺為國君者華之中以綌為大夫
累之士寔之庶人齧之

鄭氏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華中
裂之不四析也累俛也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橫斷去寔
而已庶人不橫斷

孔氏曰絺細葛也華謂半破也爾雅曰瓜曰華之郭璞云
食啖治擇之名也綌麤葛也寔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
此削瓜等級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

黃氏曰正義云此削瓜等級是公庭大會之時作疏之失
大矣經云飲食有由則四靈為畜謂天下飲食由從於禮
上自天子鼎俎牲牢下及庶人無故不食珍之禮大化既
至卯胎可俯而視麟鳳游于郊藪禮化大行天下之人咸

恥欺乎闇室者也詎削瓜之禮而人不從哉

藍田呂氏曰削瓜有等亦以辨上下也自大夫以上皆削
故曰為天子為國君為大夫自士以下不削故曰士寔之
庶人齧之累之如裸裎之裸也

長樂劉氏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禮以竭
其忠孝之誠也如內饗之割烹外饗之刑臠辟雞宛脾熬
毋珍捶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況瓜為時新必薦寢廟也
大夫以上皆曰為者有司為之也士庶人不曰為者自為
之也士庶雖賤居在草野食瓜之際執刀寔齧而不敢忘
於其君而僭其華副之禮忠厚之化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瓜必用巾者所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巾
必以絺綌者當暑以涼為貴也

李氏曰先王制禮於人情之所欲者養之無不備故翦蠲

皆有官於人情之所不能免者治之無不盡故削瓜猶有制然後使後世無以加也

永嘉戴氏曰一瓜之微橫斷中裂何與於尊卑而聖人猶拳拳若此焉天下之事微之不敢忽者所以為大之必謹也削瓜者其嚴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食臣下其有作福作威而玉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擯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鄭氏曰不擯不翔憂不為容也不惰憂不在私好也不御憂不在樂也不變味變貌憂不在味也不矧不詈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復故自若常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親疾人子之禮惰者言語戲劇華飾文辭故鄭云不在私好謂華好也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憂在乎心故言動不得如其故也冠者不擯不暇禮也志不惰者其回也歟此言言不惰者蓋不在乎此而及於他言之惰也惰懈也懈則忘之矣父母有疾心未嘗忘乎疾故雖言也不在乎他顏子學於仲尼聽其言也唯恐失之亦不在乎他此所以皆言不惰也矧見齒也詈惡聲也笑怒之變至於如此亦忘乎其親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冠者別於童子冠則有時而不擯可也童子則無冠矣無時而不擯焉此所以止言冠者不擯也以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惰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為

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御猶御馬之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焉以其聲有遲速絃有緩急故琴瑟得以謂之御也詩曰琴瑟在御與此同意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為變味人有常貌也飲酒過量則或至變貌長樂陳氏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詈皆齊之事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不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為之委曲以制禮者蓋以人情有過有不及焉約之以禮庶乎歸之於中也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鄭氏曰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專席降居處也專猶單也

孔氏曰憂亦謂親有疾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接人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苦無席卒哭後乃有芻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

橫渠張氏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非謂不與賓客接也

藍田呂氏曰側席坐不安也專席不與人共坐也有憂者行不能正履則坐不能安席可知矣有喪者致於哀慕心不二事則不與人共處可知矣居倚廬非喪事不言既練居聖室不與人居皆專席之義也先儒以側為特以專為單既無所據而以側為特如禮所謂側降側受之類所訓雖可然與專席無別則不可以特訓側也

廬陵胡氏曰側不正也漢王嘉傳喜魏徐奕傳皆云楚有子玉則文公側席而坐專猶特也

王氏曰側席與儀禮所謂側殺側受醴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鄭氏曰水潦魚鼈不饒多也佛首為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為小竹籠以冒之畜養也養則馴凡操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為尊量鼓量器名

孔氏曰自此至如使之容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鄭云不饒多也或云水潦魚鼈常足不饒益其多策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也謂鎧為甲者如龜鼈之有甲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獻杖執末者末謂拄地頭也不淨不可向人故執以自向民虜謂征伐所獲右袂右邊袖也以左手操其右袂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執操互言耳粟稻粱之屬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米六米之等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為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米可即食為急故獻者執量粟可久儲為緩故獻者執契熟食葱漆之屬醬齊為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屬也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

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為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勲為君王所賜可為己有故得有獻

藍田呂氏曰獻遺授受之節文其別有獻有遺有進有效有執有授有問獻車馬獻甲獻粟獻米獻食獻田宅此六者不可手執則執一物以表其獻少儀云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無以前之則袒纓奉冑粟者穀之總名黍稷稻粱之屬未為米者也古者以契為信居者執左契出者執右契蓋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左契者無所事以待有所事此老氏所謂聖人執左契是也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此獻粟者所以執右契以表之也醬齊者主人親設客親徹食之主也熟食之與醬齊各有所宜所謂不得其

醬不食杖與民虜二者可執而獻之故不以物表之也杖之末居地有塗汗故自執之且便於受獻者之執也長樂陳氏曰水潦降不獻魚鼈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佛其首養鳥者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以至於田宅皆有所執則舉其要也

廬陵胡氏曰水涸魚鼈易得不必獻舊引春秋水潦方降云雨降非執冑冑在首先之民虜俘獲者馘取左而袂操右各制其強力書亦契券之類然古者田宅官制其籍本不屬民今得獻之者記此禮者或出漢儒

山陰陸氏曰佛首以翼佛之若今佛雞鷺矣嚴陵方氏曰杖或以木或以竹有本有末趙簡子賦晉國一鼓鐵釋者謂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理或然也新安朱氏曰右契契是合同底物以右為上將獻於人必



執其右自取其左是自收其無用者所以老子云執左契以泄天下

李氏曰先王之時所謂獻田宅者豈民將有徙者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悅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鄭氏曰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墮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簫弣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悅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若主人拜拜受也辟拜謙不敢當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鄉與客並謂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

孔氏曰此敵體故稱遺也弓之為體以木為身以角為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鄉內故遺人則使筋在上弓身曲向其下其弛之時反張向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則角向其上弓形亦曲向下故鄭云皆欲令其下曲墮然順也案彙人云春獻素秋獻成註云矢箠春作秋成矢箠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形朴也故士喪禮註云形法定為素又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註云未定體則弛之也簫弓頭頭稍刺差邪似簫故謂為簫又謂為鞞鞞簫言相似執簫謂客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弣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頽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知是執弓下頭者拄地不淨故自執之以上頭授人示敬也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為尊俱是士則為卑若主人拜受所遺還辟猶後巡也

客謙故逡巡遷延辟主人之拜不荅拜者執弓不得拜也
 主人既敵故自受之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主人既還
 在客左與客並卻左手接客左手之下而承附又覆右手
 捉弓下頭必知客主俱卻左手承附右手覆簫者蓋主人
 用右手承附則是倒執弓也鄉與客並謂前云由左恐人
 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既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向
 南而立乃後受弓故鄭云俱南面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
 上則俱面南向明也若不於堂上當隨便亦俱向明也
 藍田呂氏曰凡以物相饋下之於上曰獻上之於下曰賜
 敵者曰遺遺人弓而不曰獻蓋敵者也張則弓之體來筋
 外而角內故尚筋弛則弓之體往角外而筋內故尚角或
 張或弛者弓體定則張之未定則弛之也右手執簫左手
 承附者受者便於執也少儀云弓則以左手屈韉執附授

受之儀尊卑皆稍磬折故皆垂悅也由客之左吉事尚右
 以尊賓也接下承附敬受之也鄉與客並然後受者敵相
 遺皆南鄉

橫渠張氏曰尊卑垂悅至地高下之節也尊卑者高下也尊
 者謂賓主卑者謂賓主之侍者尊者磬折則卑者亦當然
 新安朱氏曰賓主雖或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悅也
 馬氏曰禮曰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
 卑垂悅而無上下之異者蓋賓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
 也佩之有悅者以自清潔也詩曰無感我悅兮戒非禮之
 污其清潔也

廬陵胡氏曰尊卑垂悅獻受皆敬還辟猶退却也
 廣安游氏曰凡此皆自處不安而處人以安也大抵古之
 為禮者有勞焉有辱焉有惡焉有賤焉有不安焉為禮者

親其勞而不以勞施於人躬其辱而不以辱及於人受賤受惡而以貴者善者委之於人以不安者自與而以安者與人惟其如此則可事上事長事君親事師友可以羣居可以行世此制禮之意也

金華邵氏曰獻車馬獻甲冑獻民虜粟米熟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矣然數者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授受必謹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於授受而不謹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深慮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

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纁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劔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劔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鄭氏曰左首尊也銳底曰鐔平底曰鏃几杖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也效猶呈見用右手便也犬齟齬人右手當禁備之執禽左首亦尊也纁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受珠玉以掬慎也掬手中也受弓劔以袂敬也弗揮為其寶而脆也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圓曰簞方曰笥如使之容謂使者

孔氏曰此進劔謂進授與人時也首劔拊環也少儀云刀卻刃授穎穎環也春秋傳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圍人欲殺

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註以劍鋒末授之以鋒為末則鑲是首也少儀又云澤劍首鄭註澤弄也劍刃不容弄正是劍鑲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劍以首為尊以尊處與主人也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故不持向人鐔在尾而鈍向人為敬矛如鉞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橫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橫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鑲矛戟柄尾也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前云獻杖執末此云拂之亦互文也或云進几者以彎外授人亦順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此是充

食之犬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狗犬通名分言之則大者為犬小者為狗爾雅云未成豪曰狗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並授則主人在左以鳥首授之飾覆也畫布為雲氣以覆羔鴈為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飾之以布不言績鄭謂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珠玉若受之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墜落也受弓劍者不露手取之用衣袂承接之以為敬也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左傳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是矣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包裹詩云白茅包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也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簞筥俱是竹器亦以葦為之問人者謂因問有物以遺之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以表其意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為君聘使受



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

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共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劔也戈也矛戟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於筵前此進几之儀羊馬豢畜之獸馴而易制故右牽之便也少儀牛則執紉馬則執鞫皆右之犬雖豢畜然吠非其主或有噬人之患故左牽而以右手制之如臣虜之比也少儀云犬則執緹執禽者左首謂贄也禽贄若鄉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贄冬用雉夏用鶩左頭奉之飾羔鴈以績者以績飾其布也弓劔藉之以袂文

也弓劔比於珠玉不慮其失墜故得盡其文也玉器宜謹故弗揮聘禮曰小聘曰問問者久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也義如諸侯之相聘禮則殺之也詩云之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劔苞苴篚筥皆可以問人者也弓劔玩好也苞苴魚肉果實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篚論語一簞食是也筥以盛衣服書曰惟衣裳在筥是也所以使問者操是物以受命於尊者如使臣受命於君之容所以敬命也

山陰陸氏曰馬羊火畜也禮之屬也故右牽之濟以義也犬金畜也義之屬也故左牽之以仁濟焉義也示以仁禮也示以義禽若羔鴈之類左首向人焉案士相見禮下大夫以鴈飾之以布言飾則績可知鄭氏謂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此讀士相見禮之誤也

馬氏曰禮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
 褻也相見以贄為此也卿執羔大夫執鴈而飾之以績者
 君子交接之禮以文為貴蓋位彌尊而禮彌文也苞苴簞
 筥物之微者也操而遺人必習其威儀進退如使者之容
 以禮將之也故聘義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古之人相
 厲以禮如此

金華應氏曰自獻魚鼈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獻物之
 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又略敘其
 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重其禮也終則總之曰凡以弓劍
 苞苴簞筥問人者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蓋曰獻
 曰遺曰進曰效雖不同而皆所以為問也當其受命主人
 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操執有儀已若與之相
 為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
 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
 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鄭氏曰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君有言則以
 束帛如饗禮君言至以下謂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
 其臣若使人以下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

孔氏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受命謂
 受得君命為聘使君言謂受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
 家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或
 問其臣或問他人鄭註聘禮記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
 如春秋告糴乞師言田之類是也有言必有物將之故鄭
 引聘禮束帛證之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辱者
 言屈辱尊者之命來也君之使去又出拜送門外去既送

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若臣有故而遣使告君必朝服命使也命使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可互見矣使者從君處還則必下堂拜受君命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卑於君使也不言拜從上可知也藍田呂氏曰人臣之義莫大乎敬君敬君莫大乎敬命受君命不宿於家不敢留也君言至則出拜使者反下堂而受命不敢不聽也二者皆敬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不宿於家以見御君之命而不遑啓處也周公言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與此同義上曰命蓋主於所使之人下曰言蓋主於所問之事

長樂陳氏曰為人臣者無以有已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誓衆則忘其親援桴而鼓則忘其身然則為君使者豈異是哉此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况君言至乎孔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况使人於君所乎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辱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拜送於門外則拜辱亦門外也

吳郡范氏曰人君所以為國者恃其命令足以鼓舞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墮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侮蓋以吾君之所以為國者在焉故曲禮敘尊敬君命之說為尤詳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于君其往則朝服而遣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人也嚴君之命也人君深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里之外命令所至奔走奉承其震動如此是以聖主兢兢業業不敢忽於出令



審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致敬而取則觀聽不惑而後治功可成也

馬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必再拜而送之況於君所乎朝服而命下堂而受非敬使也敬君之義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鄭氏曰敦厚也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

孔氏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長樂劉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者聞之博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識之強也博聞矣強識矣而猶未敢以為能也於是自卑而尊人抑己以崇德日新力行而無厭怠斯其所以為君子歟是以人人仰其學行竭乎恭敬以親之所以

致其歡也而益加恐懼不敢盡人之歡焉人人慕其德義竭乎忱誠以奉之所以致其忠也而愈謙晦不敢竭人之忠焉此君子所以行日礪而德日新使往來者日增敬慕

終而始之弗敢懈也是故全交之道日新德行以為之本長樂陳氏曰博聞強識知之者也知常患於不遜篤善行則行之者也行常患於怠知矣而能遜行矣而不怠然後

謂之君子蓋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顏子好學而不伐

善所謂博聞強識而遜者也三月不違仁所謂篤善行而不怠者也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故盡歡以交人

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夫愛人至於不親禮人至

於不答猶且自反而不責人則於其交也庸可責其歡忠

於不答猶且自反而不責人則於其交也庸可責其歡忠

於不答猶且自反而不責人則於其交也庸可責其歡忠

之盡乎詩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此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則學之然後行
 也故其序如此歡所以交於外忠所以交於內盡人之歡
 則人之所以施我之禮厚矣我或無以報之則人將有責
 於我而交之迹得無虧於外乎竭人之忠則人之所以感
 我之誠至矣我或無以應之則人將有怨於我而交之情
 得無虧於內乎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
 交也全則始終一焉若耳餘之有初實灌之凶終則虧矣
 廣安游氏曰多能者常失於傲而自與為善者常失於苟
 有得焉而止今也博聞強識而居之以讓敦善行而加之
 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盡歡竭忠註疏說亦通古之制禮
 者於衣服飲食辭讓之際固有取於此然不止於此也其
 人於已所求歡以承命則其求宜有所止求而不止則歡

有時而窮故其人之歡不可求之以盡也其人於已所望
 盡忠竭誠然所望當有所止苟望之而不止則忠有時而
 竭故其人之忠不可使至於竭也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
 於虞叔叔既獻之而又求其寶劍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
 人之歡也楚共王歸知瑩而問何以報我知瑩不應而楚
 子責以必報不穀是竭人之忠也如古注之說則不盡人
 之歡若陳敬仲之樂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
 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夏是矣君子之與人交所以貴
 辭貴讓貴有節貴不迫于人貴不干掩人之私皆所以不
 盡歡不竭忠之意也詩曰攜無曰益牖民孔易言其求於
 民者當有所止而不可益求而無已記曰不大望于民傳
 曰舜不窮其民言其望于民者可小而不可大可使有餘
 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槩如此不獨於禮為然也



永嘉戴氏曰曲禮所載大率皆威儀文物也獨首章言敬中間論君子之為人蓋敬者行禮之本也非謙卑者不能以行禮故博聞強識必繼之以遜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故篤善行必繼之以不怠此其所以為隆禮之君子也臨川王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則求人已深能全交者鮮矣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此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藍田呂氏曰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於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爵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不能勉而難繼也詩曰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齊者不樂不弔

鄭氏曰孫為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下下車也所以尊尸國君時或幼小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尸必式禮之也乘以几尊者慎也齊者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祭祀必有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也作記者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也曾子問云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謂無服內之孫則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天子必取孫列之為卿大夫者謂諸侯入為卿大夫者故云公尸諸侯亦然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諸侯祭社稷竟內山川及大夫

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異姓同姓但卜吉則可為尸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後止用男之一尸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則祭天亦有尸也為君尸謂臣為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若於散齊之時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尸在廟門之外其尊未伸不敢元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荅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之前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寸於時立乘

平常則馮較詩倚重較兮是也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式視馬尾是也尸至廟中禮伸則元故荅拜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橫渠張氏曰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於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為尸而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敬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又曰節服氏言郊祀送逆尸從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

臨川王氏曰於祭之有尸見君子所以事鬼神之盡也鄭註國君幼少有告者乃下之君必有告者不必幼也

新安朱氏曰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古人用尸本與死者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 又曰古者不用尸則有陰厭書儀中所謂闔明垂簾是也欲使神靈厭飫之也 又曰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故也 又曰古者男女各有尸自周以來不見說有女尸想是漸次廢了杜佑說上古時中國與夷狄一般後世聖人有改之未盡者尸其一也今蠻峒中猶有此但擇美丈夫為之不問族類事見杜佑所作理道要訣末篇 藍田呂氏曰求神必以其類升其堂也入其室也其形不可見也其聲不可聞也亨孰羶薌而薦之莫知其來享也此孝子之心所以必立尸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然獻酢拜跪禮無不答猶賓之也父母而賓客之自殯于西

階始此事人事鬼之所以異也尸必筮之求於神而不敢專也特牲禮前期三日筮尸少牢禮前宿一日筮尸也凡者尊者之所馮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齊之志也

長樂劉氏曰孝子之祭於其親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精明之至必見其所以齊者是故敬其親之至也則欲見其形容愛其親之至也則欲饗之飲食形容不可得而見也飲食不可知其饗也是以取其昭穆之類者為尸焉然後想其形容之肖似也知其飲食之必饗也孝子得以致其誠而盡其心矣

嚴陵方氏曰君子則指所祭之主也凡為尸者不必皆幼



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幼而廢也且尸於所祭之主固為孫行然於主祭之人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焉祭統言見父子之倫者意在乎此下謂在車則下之也必曰為君尸者則知非為君尸者有所不下矣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者學記所謂當其為尸則弗臣是也馮式謂之式猶執杖謂之杖也致齊將以致祭也故不以哀樂二其心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為主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為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而已

山陰陸氏曰其所以為尸者則有義矣

新安王氏曰特牲禮註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言倫明非

已孫崔靈恩謂大夫用已孫為尸非也特牲禮有尸士禮也少牢禮有尸大夫禮也祭統言君執圭瓚裸尸諸侯禮也守祧言以其服授尸天子禮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鄭氏曰形謂骨見皆為其廢喪事升降出入常若親存隧道也勝任也不致毀以下皆所以養老人五十始衰也孔氏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之法毀瘠羸瘦也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在喪思慕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則同於吉得升阼階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



慈也滅性是違親生時之意是不孝也然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致極也五十居喪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

藍田呂氏日記曰毀不危身為無後也又曰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君子執親之喪其哀慕之至如不欲生齊疏之服饘粥之食居倚廬寢苦枕塊所以致毀者僅至於不死而已然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矣非特然也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此君子所以不敢過也君子之居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若父存焉而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不忍廢也士喪禮既啓柩遷于祖主人從升自西階既葬反哭入升自西

階此不由阼階之節也雖天子諸侯在喪稱子亦此義也居喪之禮非虞祔練祥無沐浴然頭有創身有瘍必為之沐浴者有疾不可以致毀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飲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然有疾則飲酒食肉者毀不可滅性也二者皆以權制者也身者親枝也體親之愛則不可以過毀不勝喪而死雖志在慕親而至於滅性而絕後徇輕而忘重謂之不孝可也汎言居喪而不獨父母此所以兼言不慈也老者居喪與有疾者同蓋亦以權制者也蓋養老之政自五十始血氣既衰養道所以不可闕居喪有不能任故為之節也致毀之食饘粥也不毀之食疏食水飲也衣服居處哭泣之節稱之不致毀則食食而不食粥矣不毀則食不疏而有醯醬矣七十之制所變者衰

麻之服餘無變也

嚴陵方氏曰毀瘠不形慮或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雖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焉雖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曠其聰焉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為人子者居不主與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自衰麻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居門外之倚廬也山陰陸氏曰五十不致毀四十雖不能毀猶當勉也廣安游氏曰聖人之意以為天下學者不能以徑至於善又從而教之使其喜怒哀樂皆中於節而於過不及者聖人交責焉今夫有憂者笑不可以至於矧怒不可以至於詈有喪者毀瘠不可至於形視聽不可至於衰齊者不可

以樂不可以弔若此者皆所以教人喜怒哀樂之節也先王盛時道學修於中禮制行於外中和備於天地之間而無有過與不及之患嗚乎盛矣

慈湖楊氏曰小戴記首篇曲禮檀弓多言喪禮頗合孔子云所重民食喪祭之意喪祭感動人之善性也易喪祭者天性之發於文為而先聖王因之而為節制者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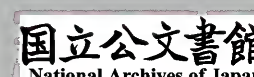
鄭氏曰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更言三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為予

孔氏曰此士禮謂生者成服杖數來日為三日死者殯斂數死日為三日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然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大夫以上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鄭引士喪禮以其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二者相推較是異日無所復疑也

藍田呂氏曰如三日成服杖生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明日數之故曰生與來日如三日而殯死者之事也其三日也自死之日數之故曰死與往日喪大記云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則生死皆以死之明日數之與士異矣士位卑祿寡不若大夫死事畢而後治生事故成服杖後於殯一日然以來日往日數之皆可名三日也

山陰陸氏曰無貴賤一也鄭氏謂士禮貶於大夫非是然則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左氏曰士踰月外姻至何也曰士卑故主生者之月日言之不嫌也若大夫以上言來日嫌於已蹙此言之法故君之喪曰五日既殯大夫之喪言二日之朝既殯言既殯非殯之日也亦若言五日而殯不言朝言朝嫌於已蹙

永嘉戴氏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此教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可不悲夫
金華應氏曰喪家之時日一也在生者則為來順數其未至之日也在死者則為往逆計其已過之日也生者三日成服而啜粥三月卒哭而疏食暮祥而練冠則食菜果大祥而縞冠則食醬醴是月禫徙月樂既免喪不致則出身



以從仕而無適不可焉蓋復生有節初不以毀滅性也死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葬而虞祔暮而祥祭再暮而大祥又為之忌以哀慕之蓋謹終追遠愈久而愈不忘也生者未艾雖孝思罔極而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無有一朝之患與之以來日者所以扶持保護而勉其為無窮之計也故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死者已往雖去之日遠而想像儀刑感念疇昔常有終身之憂與之以往日者所以痛悼追惜而傷其不可復反也故曰往而亡焉又曰亡則弗之忘矣一曰與許也猶期也生之日方來而未已故生則祝其來者為未艾若曰萬有千歲眉壽母有害是也死之日已往而難追故死則計其往之期者為不可及若曰日月不居奄終祥練是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

生傷而不弔

鄭氏曰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

孔氏曰自此至其所欲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遣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惟施傷辭而無弔辭也此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已之命生弔死傷其文自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雜記行弔之後致含禭贈畢乃臨若不致含禭贈則弔訖乃臨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嚴陵方氏曰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偽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

馬氏曰子張死曾子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然則傷弔之禮所施固異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鄭氏曰皆謂傷恩也見人見行人也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已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

橫渠張氏曰賜人者不曰來取亦是辭有枝葉也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不問其所欲不問其所舍辭口

惠而實不至也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為人養廉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所問不由於誠不

如勿問之矣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問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

廣安游氏曰君子忠信以為本禮義以文之無忠信之實而徒以辭色相與苟欺於人以賈其一時之悅在小人則

穿窬之盜也夫不輕求於人不輕以許人此一介不以取人

不以與人蓋伊尹之徒苟以辭色與人者穿窬之盜一辭色之間君子小人之判如此學者所不可忽

嚴陵方氏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耳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舍客也館主人之事也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

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



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鄭氏曰壟冢也墓塋域登壟為其不敬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也臨喪宜有哀色故不笑禮以變為敬故揖必違位望柩入臨哀傷之無容樂也食或以樂非歎所也相謂送柩聲不相不巷歌所以助哀也墓非樂所哭日哀未忘故皆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所哀在此也臨喪執紼臨樂及介冑諸事其貌皆宜與事相配介甲也失色謂色厲內荏貌恭心很非情者也

孔氏曰自此至君側一節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事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通名助葬本非為客正助事耳故宜執紼也必違其位位謂已之極也於位見人則當離已位而向彼遙揖也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哭日謂弔人日也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介冑則戎容暨暨使形勢高岸有不可犯之色以稱其服也是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此句并結前義故者承上起下之辭君子接人凡所施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

藍田呂氏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必有事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諸侯之禮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也臨喪非笑所也望柩不歌如臨喪不笑也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況鄰里乎相者春人歌以助春也適墓不歌如望柩不歌也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辟塗潦不擇

地也哀在乎此則忘乎彼也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當食不歎猶臨樂不歎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顧所謂不失色於人也

講義曰臨喪不笑與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皆所以言哀樂喜愠之情不相雜也此言揖人必違其位孟子言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彼所言者朝廷之禮此所言者燕居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送喪不由徑者不取苟且之便也送葬不辟塗潦者不憚徒涉之勞也送喪則知生者送葬則知死者故所以送之必不能無輕重難易之異焉 又曰君子之顏色無所苟而已矣惟無所苟故臨喪而哀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不可犯其為色不同而莫不中禮莫不中禮斯

不失色於人矣宜君子於此戒慎而不敢忽也

嚴陵方氏曰除喪而後祥故未祥之前通謂之有喪啓殯而後葬故未葬之前通謂之有殯於鄰言有喪春不相則有殯可知於里言有殯不巷歌則有喪可知春猶不相則不巷歌可知不巷歌則容或相舂矣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鄰近而里遠鄰寡而里眾近而寡者其情昵遠而眾者其情踈故哀不能無輕重淺深之別焉戒者謹之事謹者戒之心然而色之得失在己乃曰不失色於人何也蓋色則已與人相通故必以人為言焉

廬陵胡氏曰鄭云相送杵聲案孫卿書多言成相漢藝文志詩賦類有成相雜詞十一篇豈亦送杵聲乎又樂記云治亂以相鄭云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亦名相因以名焉則又非送杵聲矣蘇氏云謳謠



名
山陰陸氏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至是惟孔子乃能如此
故曰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送喪有服者也送葬不必
有服

馬氏曰喪以執事為禮故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傳
曰所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憂樂各有所當故臨樂
不歎兵革以威克愛也以威克愛則服必稱情容必稱服
故戎容暨暨介冑有不可犯之色者以此也禮曰服其服
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
以君子之德德稱容容稱服則民望其容貌瞻其顏色而
心喻其德矣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慈湖楊氏曰送喪為生者送葬為死者禮送喪不由徑則
辟塗潦送葬不辟塗潦則不由徑可知不由徑謂從喪而
送不由徑道而會也不辟塗潦謂柩車涉塗潦送死者哀
情重不憚塗潦而從之無所避也

長樂陳氏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
則色之得失見於外故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執
紼不笑則憂之情可知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鄭氏曰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
孔氏曰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若士為大夫
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

藍田呂氏曰下之敬重於式所敬皆降一等也
講義曰周官輿人言為式為較說者謂高三尺三寸為式
高五尺五寸為較馮較則言其常撫式則致其敬國君大
夫士其名位不同則禮亦有差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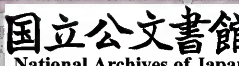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鄭氏曰禮不下庶人者為遽於事且不能備物刑不上大夫者不與賢者以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刑人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孔氏曰庶人貧無物為禮又分地是務不暇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以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鄭謂不與賢者犯法與猶許也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然周禮有犯罪致殺放者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亦有刑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鄭註是也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鄭引春秋公羊傳謂閹弒吳子餘祭證刑人在君側之失也

張氏曰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黃氏曰周禮小司徒之職民之器物比閭共置豈庶人之禮不備哉王者制民之產仰足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天窮癘疾無告者自有閭黨使之相救相賙豈是民窮而皆無禮哉今詳之蓋上文言君臣同行各在車上展禮之節謂若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儻國君遇齊牛而撫式則臣下下之其猶人君式黃髮之類若老者為致仕之人則大夫士下之可知矣若國君見黃髮庶人而撫式則大夫士所乘皆天子命車不必下之皆式之而已謂乘車之禮不為庶人而下故曰禮不下庶人者也其文連續上文為乘車之節則厥義明矣先儒誤認禮不下庶人與刑不上大夫辭句相對而廣為敷引義無所歸

餘義



藍田呂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責之
 大夫賢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
 皆自士始庶人則略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
 赦則刑于隱者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
 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古者刑人皆遠之墨者使守
 門劓者使守關劓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刑人而在君側
 輕身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象示民亦
 此意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庶人也要之
 以治貴者為主有甸師氏則刑非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
 賤者為之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言
 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扑作教刑則刑加乎士
 矣

李氏曰庶人其財不足以備禮先王之政亦使之無廢而
 已故比使之共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
 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其財非出於一而易具故
 民得相資而亦無廢禮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造乎
 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以刑不上
 大夫而大夫亦不失訟罪德教使然也故周官云命夫命
 婦不躬坐獄訟不躬坐獄訟者恩也刑必及之者義也先
 王以致其恩故待之常略是以邦國之獄訟則以邦法斷
 之卿大夫之獄訟則以邦成弊之而已以致其義故馭之
 常詳是以於罪之重者或服法之輕故廢以馭其罪於罪
 之輕者或服法之重故誅以馭其過雖然成德而後為大
 夫豈有至於此亦與中人為制而已故先王之制刑至於
 百官而後見刑之備制禮至於萬民而後見禮之成故書

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於民言禮於百官言刑所以舉其法之備也

講義曰大夫之貴當厲其節不當待之以刑也然庶人豈不可行禮哉不以禮責之耳大夫豈不可加以刑哉不宜待刑而後治耳

廣安游氏曰禮不下庶人古注詳矣如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燕禮則酬酢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為容進退趨走則朝廷之禮所不及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然非庶人舉無禮也特自士以上之禮所不及耳刑不上大夫者言不上及於大夫非大夫舉無刑也特不以庶人之刑加之耳且古者之制貴賤異於後世古者貴有常尊賤有常卑故禮刑所及皆有常所後世貴賤無常為庶人者朝

為匹夫暮為卿相者有之為卿相者一終其身則其子孫降在皂隸者有之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可得而行矣假以宗廟言之世為諸侯者常為五廟常居諸侯之宮世為大夫者常為三廟常居大夫之宮及至後世父為卿相而子孫為匹夫則其宗廟宮室不可再傳三傳也朝為匹夫而暮為卿相則其禮前無所承而所謂宗廟宮室者其來無所自特以身祭而身居之不可常也天下之禮惟其常也則人知習之惟其習之也則其為禮也有序其施行有漸故人安於其常而易於為治若貴賤驟易則犯法施行其來無漸此後世貴人不能為禮而子孫多至於犯刑者為此故也

金華邵氏曰世俗之說曰禮不下庶人則庶人不足以行禮刑不上大夫則大夫有罪不可以加刑如此則棄眾人



於禮法之外為大夫者可以率意妄行而無忌憚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與夫成湯之官刑周官之八議果何用也夫不下庶人猶曰不以庶人為下而使之廢禮不上大夫猶曰大夫不以刑為上而當待以禮義廉恥云耳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賈誼曰上設禮義廉恥以勵其臣是也人君當與正人居則庶乎薰陶浸漬以成其德刑人過惡暴白容可近乎

長樂陳氏曰刑人不在君側禮也公家不畜刑人非禮也周禮掌戮墨劓宮刑等非不畜也不近之而已畜之者仁也不近之者智也世衰禮廢而防患之道不謹此吳子餘祭所以見弑於閻齊莊公所以見間於賈舉也雍渠與載孔子適陳趙談參乘爰絲極諫者以此

禮記集說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八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鄭氏曰兵車尚威武不崇敬武車亦兵車綏旌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德車乘車結旌不盡飾也結謂收斂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武車皆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旌謂車上旗幡也尚威武故舒散旗幡垂綏然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

嚴陵方氏曰少儀又言武車不式者對言之則如此獨言之則如彼也夫兵車言武之器戎車言武之事革車言武之飾廣車言武之備其所以為武車則一也路車言德之美齊車言德之和道車言德之辨存車言德之純其所以

為德車則一也周官道車載旒旒車載旌此則武車德車並言旌者猶司常通謂之九旗也

藍田呂氏曰綏上車繩也御者升車正立執綏則垂曳於下也綏旌者其旒垂曳如車之綏也結旌者斂旒於杠發揚者武之事也故旌之垂曳象之斂藏者德之事也故旌之收結象之

長樂陳氏曰武欲有為以顯仁故綏旌德欲無為以藏用故結旌攻之於詩車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六月曰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凡此言兵車之所建故皆曰旆以其綏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淠淠泮水曰其旂棧棧載見曰龍旂陽陽閼宮曰龍旂承祀凡此言德車之所建故不曰旆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旆之是武車之旌以

綏為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此謂之德車是朝祀賓封之車以德為主故也 又曰武不可觀欲其隱也綏而蔽之所以藏不測之用文不可匿欲其昭也揭而示之所以顯可見之仁建大白於革路則受之以義建大麾於木路則服之以智王之飾是車則為武於武車言綏旌以蔽之非神武而何建大常於玉路則格之以道建大旂於金路則接之以仁建大赤於象路則示之以禮王之飾是車則為德於德車結旌以示人非顯德而何然則結旌綏旌取其隱顯之理而已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有屈伸之義當其伸也於人無所屈當其屈也於己有所不伸夫有美而見之泰也隱之謙也乘車而不式泰也式敬也君子於己德之美常隱常謙而於人也無往而不敬焉今夫德車結旌所以為謙也

盛服而襲所以爲晦也君子之道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故其見人也常謙常敬常儉常遜有若無實若虛此禮樂之至文所從而生也此由於所當屈而以屈爲禮焉若夫用兵禦侮之事獨異於此衆車皆式兵車獨不式衆車皆結其旌兵車獨垂綏其旌服他服則皆有溫然之容而介冑獨有不可犯之色常人以拜爲敬而介冑以不拜爲敬此由於所當伸而以伸爲禮也李氏曰古者王有戎田之事則乘兵車而無所式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至於乘兵車非先王之所謂武也故於不式則曰兵車王有宗廟祭祀之事則乘德車而兵車綏旌以從示有威而不用有備而不行則聖人之所謂神武也故於綏旌則曰武車

史載筆士載言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鄭氏曰史士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禮君行師從鄉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爲仕

孔氏曰自此至各司其局明君以軍行之禮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言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士謂司盟之士言謂舊事也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又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喧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以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左傳云前茅

慮無是也青旌謂畫為青雀旌上舉示之軍士望見則知前值水也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前有塵埃則畫鴟為開口如鳴時於旌首而載之不言旌從可知也鴻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故前有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古人不騎馬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是周末時禮虎亦兵衆之象若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摯獸猛而能擊謂虎狼之屬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欲使衆見以為防也或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貔一名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

崔氏曰士必載盟會之詞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

藍田呂氏曰史國史掌為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者莫如旌旗師行之前必遠為斥埃以備不虞故為物色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為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色之類表其事也木色青水之所生也故有水則以青旌象之

嚴陵方氏曰載謂之於車而警衆於後也周官言析羽為旌此言青旌則以青雀之羽為之也上言旌則下之鳴鳶飛鴻皆析羽為之也車以人乘焉故曰乘馬以人騎焉故曰騎卑者之行以馬馬在前車在後車騎之行最為有序士貴而卒賤師衆而旅寡上言士則舉貴以該賤下言師則舉衆以兼寡也

山陰陸氏曰青雀水鳥無所取之取諸己也青主水則知

水在前也言鳴鳶義在鳴也言飛鴻義在飛也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齊魯相遇以鞍為几則軍之有騎尚矣

廬陵胡氏曰載猶載質之義士謂命士孔云司盟之士恐非水屬青者如青龍之類多矣不必水雀也載抗也所謂載旆舊並音戴非也春秋之時左師展以昭公乘馬而歸此騎之漸此言騎知禮記出周末漢世虎摯猛獸軍旅之象故舉其皮於旌首舊云畫其皮恐非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鄭氏曰以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度謂伐與步數局部分也

孔氏曰前明軍行逢值之禮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也朱雀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宜殿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為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為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如龍虎也此雖陳法但不知如何為之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前後左右之軍陳朱雀是禽而云獸者通言耳招搖北斗第七星也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一天樞二璇三機四權五衡六開陽七搖光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標案此搖光即招搖也在下云端者魁以上為首標以下為端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之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並作七

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為主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鄭云畫招搖星於旌旗上則四物皆畫可知矣牧誓武王誓衆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鄭註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各有所司部分也

藍田呂氏曰青龍在左左東方也壽星大火析木之分主之白虎在右右西方也降婁大梁實沈之分主之朱鳥在前前南方也鶉首鶉火鶉尾之分主之玄武在後後北方也星紀玄枵娵訾之分主之以是四物畫之於旗立於軍

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所謂交龍爲旂者象青龍也熊虎爲旗象白虎也鳥隼爲旟象朱雀也龜蛇爲旐象玄武也四方之旗九旗之遺象也置招搖於旗首以象斗之回旋旂之所指則伐之如天之怒也急迫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各司其局離局姦也

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象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討之義也急繕其怒者王赫斯怒是也進退有度以一衆也書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荀子曰將死鼓御死轡士大夫死行列則可謂有局矣君子有不戰戰必勝凡以此也

朱氏曰龍者陽之中而能變者故能潛而能飛虎者陰之中而能化者故能伏而能躍鳥者陽之極故能飛而不能潛龜者陰之極故能伏而不能躍此所以名四方之宿也招搖者冬夏寒暑以其所建而後成然非所以成寒暑冬夏者也有冬有夏其以日月之行乎軍旅者所以飾怒也故招搖在上以繕其怒而已王建日月之大常軍師所以為疾徐進退之節而武功所由成也先王為天吏致天討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以應乎天然其得天下也以民故又以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以順乎人聖人之兵應乎天順乎人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先儒以招搖為北斗星以指四方使軍陳不差此緯書不經也經意蓋謂主兵者以四獸之旌招搖指揮可繕完也春秋傳云征繕又鄆陵戰云繕甲兵急繕其怒謂完師以出不喪其威鄭以繕為勁恐非

山陰陸氏曰行讀如字王行前朱雀旗是也後玄武旐是也左青龍旂是也右白虎旗是也招搖在上大常是也居中以名四方招搖在斗柄端急繕急之繕之夫怒所以威眾急或易竭無以繕之後將不繼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鄭氏曰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必求殺之乃止兄弟之讎常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

孔氏曰此一節論親疏復讎之法天在上故曰戴言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是矣而調人云父之讎

辟諸海外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
 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
 能也兄弟謂親兄弟也不反兵者帶兵自隨也見即殺之
 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
 兄弟不反兵者蓋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兄弟則不同
 乎國而已而亦不反兵者則以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辟
 諸千里之外者亦謂會遇赦之法檀弓又云衛君命而使
 雖遇之不鬪雖同不反兵與父母之讎異矣朋友亦報讎
 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

藍田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通刑也殺之而義則殺之
 者無罪故令勿讎讎之則死調人之職是也殺之而不義
 則殺之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
 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於經傳之間考其所

以得復者必其讎人之勢甚盛緩之則不能及故遇之則
 殺之不暇告於有司也亦有法之所已赦或罪不麗於法
 有司莫得而辟者仁人孝子不得已而行王法亦不得不
 從而許也然調人猶和之而使辟弗辟然後執之不失法
 之信且伸仁人孝子之義父之讎報之之意誓不與讎同
 生死所以弗共戴天也寢苦不仕以喪禮自處也手不捨
 兵雖寢不忘故枕戈也雖市朝不避故不反兵而鬪也居
 兄弟之讎則殺於父矣仕而不共國則猶可以仕也銜君
 命而使雖遇之弗鬪猶有所避也所與居父讎同者不反
 兵而已居從父兄弟之讎則又殺於兄弟矣不為魁主人
 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主人者其子也從主人而殺之不為
 戎首也復讎輕重之義不越是三等而已此皆天屬之讎
 若以義推之則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

既從父兄弟而已王者大夫之臣稱其君也友者吾同志也此篇所稱交遊之讎蓋友也言交遊而不言從父兄弟亦互文也

長樂劉氏曰先王復讎之法特施於不辟者而已世亂吏汚而先王之法不行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為敵讎由是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兵戈相尋莫之或息則其所復豈特不辟者而已哉嚴陵方氏曰周官調人之法則使之辟而不得讎經之所言則使之讎而不容辟使之辟而不得讎者上之法使之讎而不容辟者下之情周官所王者法經所王者情既不可廢法以徇情又不可忘情而徇法處之者欲適中而已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其情厚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為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與共戴天將死之而耻與之同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之而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呼聖人不能使後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而不報惟稱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而孝弟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廬陵胡氏曰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氏云魯莊與齊會是不復百世之讎也案春秋書莊公事皆深責其同讎狩娶讎女何不譏乎又夾谷之會書至以危之豈許其不復讎也但百世之說太迂耳講義曰所謂復讎者以其冤而已非冤則不當復也且復讎乃人之情而非有司之法昔之議者曰子復父讎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著其文於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

通志堂

心許復讎則傷有司之法專殺無以止其端矣此至論也若公羊言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則以臣而讎其君可以為訓乎

廣安游氏曰古之治天下也求以禁天下之暴亂而使之相安於斯世公法行於上私義伸於下使天下而有暴亂之人則以公法治之苟限於公法則以私義制之聖人之治天下常有自視歉然不及之心而為廣求所以濟其不及之道不以為制之在己而皆得也以為制之公法而不足則由於私義而制之夫是以暴亂者無所逃其罪而人安其生此三代治天下之通道也夫所謂讎皆王法之所不及公法有時而失之者聖人因禮而為之法曰某讎也是其子弗與共戴天者也某讎也是其兄弟所必報而不反兵者也某讎也是其交遊之所不同國者也反兵謂反

家取兵不反兵者謂志在復讎須臾不忘常執兵自隨以為備也三讎者皆以殺人而言人之子弟交遊皆得報而殺之弗戴天者辟諸海外若在海內則是讎不吾辟為同戴天人子得殺之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讎不吾辟而在千里之內則得殺之交遊之讎不吾辟而與吾同國則得殺之凡此皆聖人所許也夫不共戴天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父母矣不反兵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兄弟矣不同國則世之暴者不敢害人之交遊矣一說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說者主友謂主宰師友則是從父兄弟師友交遊皆不同國也傳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倫者以君臣父子朋友言也聖人之意以為無故而殺人者君誅之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遊報之古者於五典之中而為之朋

友非苟然也自秦以來謂生殺不可假諸他人而私讎皆不許復其弊起於秦漢之際遊俠之士睚眦殺人椎剽成俗時君世主不堪其暴於是一切禁止而不爲之區別公法不明於上私義不伸於下強凌弱衆暴寡孝子順弟賢人義士熟視而無如之何蓋自秦漢以來下之私相殘殺而無告者不知其幾何人矣自漢以來子報讎以其獄上者有司常不知所以處之至唐而陳子昂韓愈柳宗元之議於是起焉子昂之議報父讎者誅之而旌其閭柳宗元固已闢之然初無一定之說韓愈之言曰子報父母讎以其獄上尚書省使百官集議聞奏自漢至唐惟愈此說粗爲得之然愈踈於經學亦不能明先王之教然復讎之事苟欲從古則其所以爲天下之道舉必如三代而後可三代之時上焉者皇極立而公法行治不一出於法而私義

得以參乎其間此古所以能使人復讎者此其一也次焉者以天下爲家自天子諸侯之國皆爲比閭族黨之制以域其民吏與民相親如其家人則其比閭族黨之間德怨美惡交相知之而明於其讎民不轉而之他則無越國而殺人者殺人而不知其主名與雖知其主名而不知其積怨之所自則雖有實怨而不知有初無怨而假怨以殺人亦不可得而報今也民得轉而之他則其復讎之際其故焉可得而考若此者古之所以復讎者亦其一也下焉者人倫之義不明而所謂交遊者比於途之人使後世如古焉復交遊之讎則是途之人妄相殺也而可乎夫交遊不得報而兄弟之報因以輕兄弟之報輕而子之報因以不行人之情勢積靡使然此後世所以不如古而古之所以許人復讎者亦其一也此三者古可以許人復讎而後世

不可之故今欲依古之道許人復讎則為有司者道法交有所不備不許人復讎則傷孝子順弟賢人義士之心嗟夫後世所以不能復古其弊豈可縷數哉

新定顧氏曰二禮載復讎事向頗疑之治平盛世井井有網紀安有私相報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四海至廣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成周所以存此一條亦是公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道忽被強寇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鬪與之俱死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故不與共戴天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共戴天也然又看輕重如何讎亦非一端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專以報復為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

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為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構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答問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鄭氏曰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孔氏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皆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尸祿素餐寇戎充斥數戰郊垆故多軍壘罪各有歸故為卿大夫之恥辱地采地士邑宰為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地廣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
藍田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

國矣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任其責任人之事不治則任其責

馬氏曰先王之時賢者使之出長而國之謀議繫焉能者使之入治而民之事功繫焉卿大夫之辱以國之謀議繫焉不能折衝禦侮故也士之辱以民之事功繫焉不能使之樂事勸功故也昔衛發在衛社稷不辱季梁在隨楚兵不加子罕在宋晉規知其不可伐莊子在卞齊人忌而不敢過蓋賢者之在人國也有智以先人而鄰國之兵不能至有仁以感人而鄰國之兵不忍至有勇以服人而鄰國之兵不敢至如此則四郊豈其多壘乎郎之戰公叔禺人曰君子不能為謀也士不能死也則四郊多壘亦士之辱也蔞掩為政於楚畫土田井衍沃子產為政於鄭民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闢之則地荒不治亦卿大夫之辱也記

所言特其所王者而已言亦士之辱則卿大夫之辱可知長樂陳氏曰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太廟則四郊多壘雖士亦辱也特言卿大夫之辱者以責重者為言故也不言國君之辱者蓋主危臣辱主辱臣死言國君之辱則臣之罪不特辱而已

山陰陸氏曰國功曰功今如此愧於食功治功曰力今如此愧於食力士食力者也

永嘉戴氏曰謀人之國而四鄰謀動其國家則亦焉用是卿大夫為也受人民之寄而地荒民散自鄉遂之吏皆有責焉天下之患莫大於任人責者偃然自大晏然自如國有禍患而恬然不以為辱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為卿大夫者皆自知其辱必求去是辱也不能一朝居矣李氏曰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



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故城於東方而以仲山甫至幽王之時則西戎東夷交侵師旅並起故大夫閔時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然則四郊多壘士不可以慮乎曰師所以毒民也惟士不可為也然地廣大荒而不治者卿大夫不可以不憂故曰亦士之辱推而言之則陰陽之不燮天工之不亮其心孤之辱歟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策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鄭氏曰惰為無神也祭服祭器龜策并牲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祭於公助祭於君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須敬鬼神饗德怠惰則神不歆也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若不焚埋人或用之是褻慢也祭於公謂士助君祭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曰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新安朱氏曰註云無神謂神不在也

馬氏曰事鬼神者以敬為主故臨祭不惰敬之存於心也焚之埋之敬之見於物也孔子於齊則慎周之諸侯在廟則肅肅則臨祭不惰可知矣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則焚之埋之可知矣特牲饋食禮賓出之後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鄭康成謂兄弟及眾賓自徹而出俎惟賓俎有司徹歸之夫眾賓已祭於士猶自徹其俎則大夫出祭於公其自徹可知矣大夫士祭於公自徹則大夫祭於大夫不必自徹也孔子之於魯膾肉不至蓋於是時

自徹之禮廢矣

講義曰事神以敬為主故臨祭欲無惰容語曰祭如在記曰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也大矣祭於公祭已則自徹其俎蓋不以勤君之執事而忘盡臣職也

橫渠張氏曰祭器祭服以其常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焚埋之理至於衰經冠屨不見有所以毀之文惟杖則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以不焚埋毀喪服者必於除日其毀也散諸貧者或於守墓者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為嫌留之於家人所不悅故不如散之若焚埋之乃似惡喪服

藍田呂氏曰祭服者服以事鬼神人之所御也牲器龜筮鬼神之物非人之所用也人之所御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之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君祭而臣與執事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

長樂劉氏曰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明者也不焚不埋則移於他用不已瀆於神明哉

山陰陸氏曰言凡則豈特士而已蓋俎大夫亦自徹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據大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蓋曰賓館則主人之辭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鄭氏曰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卒哭乃諱敬鬼神之名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雨與禹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皆為其難辟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也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



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孔氏曰自此至問諱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且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其名也鄭註嫌名引雨與禹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丘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則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若幼少不及識父母故不諱祖父母也

庾氏曰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連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為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失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

馬氏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不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諡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皙而不稱昔者楊裘之類是也

長樂劉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藍田呂氏曰父之所諱子亦諱之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也

嚴陵方氏曰父母之言則子之所當從者也逮事父母則親聞父母之言矣故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聞父母

之言焉故不諱王父母

橫渠張氏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禮雖合諸人情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于廟曰舍故而諱新如此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盡信書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鄭氏曰無私諱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則辟君諱也詩書臨文不諱為其失事正廟中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亦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臣於夫人之家恩遠則不諱質猶對也婦親遠於宮中言則辟之問禁問俗問諱皆為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

孔氏曰人於大夫之所止得辟公家之諱不得辟大夫之諱所以尊君諱也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承上君所無私諱故略之廟中謂祝嘏辭說有事於禴則諱祖已上夫人君之妻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言語不為諱也婦諱謂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門謂婦宮門若於宮外則不諱故臣對君前則不諱也竟界首也禁謂國中政教所忌國如今國門內也門主人之門也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為辟之也

何氏曰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執禮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則誦禮則不誦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

田氏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

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據不出門大略言之耳
 熊氏曰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
 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與父同諱是父
 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為之小功父為諱故已從父
 為之諱

藍田呂氏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謂君前臣名父前子
 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也玉藻云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此所謂私諱大夫之私諱也不
 辟之嫌於君君所無私諱者謂已之私諱也有所尊也不
 得伸私恩也教學必以詩書有所諱則學者終有感也文
 字所以示於眾有所諱則失事之實必有害也夫人之諱
 與婦諱不出門同大功小功不諱者恩輕也禁若孟子言
 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是也俗謂其國之禮俗有與他國
 不同者也問諱賓為主人諱也私諱不出門門之內雖賓
 亦得諱之所以敬主人也

廬陵胡氏曰君所無私諱欒鍼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
 也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時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云
 禮文恐非故玉藻云教學臨文不諱大功小功不諱記禮
 叢脞其說不一問俗知風俗好尚問諱敬地主

嚴陵方氏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伸於公故也私所
 有公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伸故也范獻子聘於魯而不
 知先君之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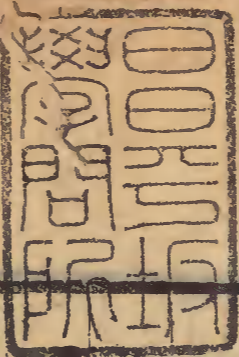
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眾所當諱者皆諱也玉藻云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
 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與私諱然則大夫之名亦固有
 眾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



諱者皆在其中矣

馬氏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己為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父為祖者也於父為祖則於己為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為世父叔父姑則於己為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為姊妹則於己為姑而其服則朞與大功凡此以父為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

李氏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詩云駿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而曰邦其永昌是也臨川王氏曰邑國皆有竟竟內各有禁俗繫於國國殊則有異俗國非特城中而已也



禮記集說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